

选举中的谋略与博弈

——为什么选举不是公平的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美】威廉·庞德斯通 (William Poundstone) 著

刘国伟 译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中青院 11 000661785

Vote

Why Elections Aren't Fair

选举中的谋略与博弈

——为什么选举不是公平的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美】威廉·庞德斯通 (William Poundstone) 著

刘国伟 译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选举中的谋略与博弈/为什么选举不是公平的/

(美)庞德斯通(Poundstone, W.)著;刘国伟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11

ISBN 978-7-5117-1096-3

I. ①选…

II. ①庞… ②刘…

III. ①选举制度-研究

IV. ①D03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22518号

选举中的谋略与博弈

出版人 和 龔

责任编辑 叶 芳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鸿儒大厦B座(100044)

电 话 (010)52612345(总编室) (010)52612339(编辑室)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52612332(网络销售)
(010)66130345(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268千字

印 张 12.5

版 次 2011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39.00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序言：巫师与变色龙

即使在做三 K（Ku Klux Klan）党大祭师（Grand Wizard）的时候，戴维·杜克（David Duke）也觉得自己命中注定要干一番更大的事业。杜克加入过很多组织，并积极参与活动，但当那个组织不再符合他的目标时，他便会离开，三 K 党只不过是那些组织中的一个。

为了读懂德文版《我的奋斗》（*Mein Kampf*），杜克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就学时专门学习了德语。每年的 4 月 20 日，他都要开办一个聚会庆贺希特勒的生日。他在宿舍里挂上卐字旗，穿着纳粹制服，在校园里招摇过市。

杜克同样也很喜欢预备役军官训练团（ROTC）发给他的学员制服。在他参加的那一期训练营中，他的成绩在 3000 人中名列前茅。他的一位指导教师称赞他，认为他“具有出类拔萃的领导能力”，但是后来，“我们从国防部那里听到了一些关于他的负面消息……这个 19 岁的年轻人接收来自德国的资金。”

这笔资金是专门用于支持美国纳粹活动的。五角大楼因此驳回了杜克参加高级培训项目的申请，并拒绝任命他为军官。

军队大门的关闭迫使杜克另谋出路，他卓越的领导才能在三 K 党中得到了充分发挥。只是经过短短数年，1975 年时杜克就升任了党内的最高职位——大祭师。这种火箭式的晋升可以说是机缘巧合，前任大祭师在一个汽车旅馆停车场被枪杀，刚好给他留出了位置。

如同在大学里一样，杜克在三 K 党内很快就开始崭露头角。和一般教众不同，他不喜欢穿长袍和戴头套，而习惯穿西服，打领带，以一身干净利落的形象示人。他使用了一个听起来像公司职务的头衔“全国主管”。令人吃惊的是，身为一名三 K 党徒，杜克居然以穆罕默德的假名写了一本书，书名是《非洲人艾托》（*African Atto*, 1973）。杜克在黑人报纸刊登广告，标题为：“上一次白人叫你黑鬼是什么时候？”人们可以通过邮购的方式买到该书，这本书其实是一本武术教材。据杜克自己透露，他卖书真正用意是收集购买黑人的名字与住址——它们是三 K 党想要的资料。

1980 年，杜克突然离开了三 K 党。据他自己的说法，那是因为他认识到，人们永远不会把三 K 党当作一股值得认真看待的政治力量。白种人的捍卫者这时候从穷乡僻壤走进敞亮的议事厅堂中了。然而，党内与杜克相熟的人有不同的说法。杜克的前助手卡尔·韩德（Karl Hand）是这样说明的：“我们必须开除戴维。他是害群之马，总在打别人老婆的主意……肆无忌惮地引诱其它会员的妻子和女友。最后受过的总是我，只不过因为我是他国内活动的总策划人。”

杜克曾经试图轻松地捞上一笔，开价 3.5 万美元，向一个名叫比尔·威尔金森（Bill Wilkinson）的神秘人物兜售作为最

高机密的党员名单，这次失败的投机行为才是他脱党的直接原因。威尔金森找到杜克，自称是一名三 K 党信徒，想建立属于自己的分支组织。事实上，他的真实身份是 FBI 的一名线人。威尔金森把杜克与自己讨价还价的整个过程都偷拍了下来，并威胁说要在党会上公开这段录像。有可能整件事是 FBI 设下的圈套，也可能是威尔金森随机应变，抓住了一个难得的机会。总之在这件事发生后，杜克离开了三 K 党。

杜克从未从事过任何固定的职业，也不打算那样做。的确，像他这样的人投身政治是再自然不过了。他给自己做了整形手术，弄了一个新发型，使自己看起来像一个游戏节目主持人。从 1975 年起，他开始竞选路易斯安那州的地方职位。1980 年，杜克成立了他自己的组织——全国白人协进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White People）。他发现，某些边缘性的非营利事业往往能给他带来丰厚的回报。杜克和他的三 K 党同伙在佐治亚州福赛斯县（Forsythe County）进行游行示威，他们遭到了逮捕，他以此为由向全国的白人种族优越论者发起募捐，筹集到 19000 美元，而他支付的罚金仅仅是 55 美元。

1988 年，杜克开始竞选美国总统。他以民主党人的身份参加了几次初选。不过，除了几个关注猎奇新闻的小报记者，几乎没人把他当一回事。于是杜克改变了策略，又以平民党人的身份参加竞选，这次他得到了 47047 张选票。

1989 年，杜克适当调低了自己的野心，参与竞选路易斯安那州的立法委员（州议员）。他不仅击败对手成功地当选了，更重要的是，他的这位对手是前共和党州长戴夫·特林（Dave Treen）。这次获胜使得杜克信心高涨，在随后的 1990 年，他参

选了美国参议院议员，不过没能成功。1991年，杜克终于做出决定，是向路易斯安那州州长的位置发起进攻的时候了。

埃德温·爱德华兹（Edwin Edwards）“像演奏小提琴那样熟练地操纵制度，他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天赋，人们瞧着他朝着悬崖边缘猛冲，料定他会跌得粉身碎骨，可他偏偏能够精确地计算时机，在千钧一发之际把脚收住……他自信到了胆大妄为的程度，甚至不屑于隐瞒自己的劣迹。”这段话是检察官小斯坦利·巴德威尔（Stanley Bardwell, Jr.）对埃德温·爱德华兹的评语。许多检察官对爱德华兹提起过公诉并眼看着他从自己手里溜走，巴德威尔就是其中之一。也有人认为，爱德华兹是这个腐败国家里最腐败的政客。

爱德华兹出生在一个一贫如洗的农民家庭，连家里的柏木屋都是父亲亲手建造的。他顺利地考入了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毕业后成为法国移民后裔地区的一名成功的律师。爱德华兹作为一位坚持平民主义的民主党人进入了政界。1972年，在法国后裔和黑人的共同支持下，他在州长竞选中获胜。走进州长大楼，金钱和权力（它们是最有效的春药）不再遥不可及，成了他手里的玩物，爱德华兹就像一个走进糖果店的小孩，兴奋异常。

爱德华兹虽然上了年纪，仍不改自己的流氓本性，和爱德华兹接触过的人都会有这种印象：一张贵族老爷般红扑扑的胖脸，永远充血的大鼻头，有些灰白的头发，还喜欢不时说几句下流的俏皮话。爱德华兹有句著名的语录：“十个女人中或许只有两个会跟你上床，不过你必须试试其它八个。”爱德华兹过着帝王般的生活，他知道如何用手中的权利谋利——这是路易斯

安那州的悠久传统。他最奢侈的习惯是赌博。新奥尔良的《花絮报》(Times-Picayune)报道：

爱德华兹只要写张字条，赌场就会为他预支 20 万美元的赌资……他最常光顾的一家酒店赌场——凯撒宫 (Caesars Palace) ——将他归于 0.25% 的特殊顾客之列。这家赌场将爱德华兹视作最重要的顾客，将它对爱德华兹的预支政策作为最高机密，不让任何其它同行知道。只要是爱德华兹下注，赌场会为他取消投注的上限……赌场买单，让他在拉斯维加斯大道 (the Strip) 最豪华的饭店享用大餐。赌场提供游艇，让他在太浩湖 (Lake Tahoe) 晒日光浴。在城里活动时，他坐的是赌场的豪华轿车。他和随从出行时住的是高档酒店的豪华套房。这一切都是免费的。

爱德华兹从拉斯维加斯的赌场究竟捞到了什么好处？凯撒宫的一名前职员说：“他想要的任何东西。”

爱德华兹公开承认：“我喜欢赌博。”尽管他肆意妄为，但每次都能安然脱身，这要感谢他身上那种市井气味浓厚的坦率，他的独特性格吸引了新闻记者、选民，甚至还有大陪审团的团员。有传闻说他从一名韩国的院外游说者朴东宣 (Tongsun Park) 那里收取了 2 万美元的贿赂，曾有一名记者质问他这是否违法。爱德华兹的回答是：“我只知道别人向我行贿是违法的，但我收钱并不犯法。”有一次爱德华兹反问道：“赚钱有错吗？”

爱德华兹对路易斯安那州的政治生活的影响中，最让人疑惑的是公开初选——它更为人熟知的名称是“开放式初选”

(jungle primary)。任何党派的候选人都可以参加选举，在一场没有任何规则限制的比赛中以近乎原始的方式一决高下。得票最多的两位候选人将进入最后的直选环节。

爱德华兹的支持者认为，公开的初选能赋予选民更多的权力，重要的决定将不再由会议室里的少数人制订。恰恰是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让人困惑，人们很难相信，像埃德温·爱德华兹这样一个老奸巨猾的家伙居然会支持一项高尚的改革，而把自己的利益放到一边。

1972年，路易斯安那州登记在册的民主党员是共和党员的20倍。在这种情况下，再借用其它州的初选办法就显得荒谬了。民主党内部的提名才是竞选的关键。而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最后竞争不过是走走过场，白白耗费了人们的时间和金钱。而引入公开初选制度后，无论是开始的初选，还是最后的直选，意义都会更加重大，竞争也会更加激烈。

没人相信这是真实的理由，这种方式的不利之处太明显了。爱德华兹是一名民主党人，他的开放式初选显然对共和党有利。

只要看看下面的事实就清楚了：一般而言，会有许多民主党人参加第一轮의初选，而共和党的候选人往往只有一名。所有保守派的选票当然都会集中到唯一的共和党候选人那里，而众多民主党候选人却会为了每一张自由派的选票（以及自由派的竞选资金）而斗得不可开交。这样，民主党人的内斗几乎能确保共和党候选人进入最后的直选。而且，一旦进入到一对一的终选，共和党总能最大效率地利用他们的竞选资金。

既然如此，爱德华兹，一个自由派的民主党人，这么做究竟有何目的？答案马上就要揭晓了——他不愧是当代的马基雅

维利。根据路易斯安那州的法律，州长不能连续三次参加竞选。爱德华兹已经在1976年连任过，当他的第二届任期在1980年结束后，他是无法参加下一届州长选举的。法律并不禁止人们第三次当选（甚至更多次），只要不是连续任职。

事实上，爱德华兹是在为自己1984年的东山再起提前布局。他认为在竞选中战胜一名在任的共和党人要比击败一名年轻而有朝气的民主党人更容易。爱德华兹很清楚民主党内不会指定某个特定的参选人，民主党的选票会比以往更加分散。而分散的选票会导致共和党候选人的当选——在爱德华兹眼中，此人不过是为他暂时看管州长宝座的过渡者。于是到1983年，爱德华兹可以重新团结民主党人，轻松迎来第三次胜利。

如果爱德华兹的确是这么想的，那么，这将是一场比他玩过的任何一次牌局都大得多的豪赌。自从路易斯安那州的政治版图发生了变化之后，还从来没有共和党人当选过该州的州长。

其后发生的事几乎和爱德华兹预想的完全一样。1979年，分别有5名民主党候选人和1名共和党候选人参加了竞选。路易斯·兰伯特（Louis Lambert）在初选中处于领先地位，他是民主党候选人中最具自由派色彩的。不过爱德华兹知道，僵化、不愿放权的机制一定会使民主党选择某个比兰伯特更温和的人。正如他所料，兰伯特与共和党人戴维·特林进入了直选，最终获胜的是特林。特林成为了路易斯安那州1877年以来的首任共和党人州长。

时间来到1983年，爱德华兹开始筹备新一届选举，他充满信心，特林的第一个任期将是他的最后一个任期。爱德华兹打起他擅长的宣传战，他告诉媒体，特林“反应迟缓，看一期

《60 分钟》(60 Minutes) 节目，他要花上一个半小时”。在选举日到来之前，爱德华兹甚至夸下这样的海口，他一定会获胜，除非“有人在他的床上发现少女的尸体或裸体的男童”。结果他拿下了 63% 的选票，以大幅领先的优势赢得了终选。

爱德华兹是否在当初推动公开初选的改革计划时，就预见到了后来发生的一切？专栏作家约翰·麦金尼斯 (John Maginnis) 回想起 1978 年爱德华兹曾在共和党的一次妇女集会上说了一句有些让人莫名其妙的话。当时，看到公开初选的新政策有望帮助共和党人当选，党员们都很高兴。爱德华兹却这样说：“现在你们可以欢庆这项新的政策，不过将来的某一天，你们会为此感到哀伤的。”没有做任何更多的解释，他就离开了房间。

爱德华兹用飞机将 600 名支持者送到巴黎，庆贺自己的大胜，他们将在那里吃吃喝喝，十分惬意地度过一个礼拜。不过，这次欢庆之旅并不是免费的，每张机票的价格是 1 万美元。这次庆功宴的收入偿清了爱德华兹 400 万美元的竞选债务。除此之外，爱德华兹还在蒙特卡洛的赌场里赢了 15000 美元。他对赌场荷官说：“这些钞票太沉了，给我准备一辆手推车。”

好时光很快过去了。20 世纪 70 年代，燃油税一直是路易斯安那州的主要收入来源，然而随着石油业的衰退，现在已经不足以继续维持州里的低水平个税，也无法满足爱德华兹及其亲信的胃口了。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选民们不再宽容爱德华兹出格的行为。联邦检察官也开始找他的麻烦。

1981 年，在爱德华兹夺回州长大权之前，政府对他的一名私人助理查尔斯·鲁默二世 (Charles Roemer II) 提起过诉讼。联邦调查局 (FBI) 在一次扫黑行动中有了惊人的发现，鲁默正

在收受新奥尔良的一名叫做卡洛斯·马塞洛（Carlos Marcello）的黑帮头目的贿赂。检察官在审讯中播放了一盘秘密录制的磁带，马塞洛在里面大肆吹嘘他与爱德华兹团伙的高层人员的关系有多么密切。马塞洛是这样评价爱德华兹的：“他是我见过的最混蛋的州长，一个好色嗜赌的家伙，只是不喝酒。你不这样觉得吗？”

不过爱德华兹最终免于起诉，鲁默做了他的替罪羊。鲁默在牢里关了15个月，其间FBI探员曾数次提议，只要他揭发爱德华兹，就能立即获释。可是直到刑期结束，鲁默什么都没说。

1985年，爱德华兹以州长的身份站到了被告席上。起诉书说，爱德华兹利用手里行医执照的审批权，共向四家医院索取了190万美元的贿金。当时爱德华兹已累计欠下内华达赌场200万美元的赌债，所以急需这笔钱。凯撒宫的一名主管在法庭上作证，他曾经专程赶到爱德华兹的州长大楼，离开时带走了满满一手提箱的钞票。

由于陪审团最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法庭无法给爱德华兹定罪。此后，检察官再次对爱德华兹提出起诉，可他仍被判无罪。

1986年，爱德华兹提出一项旨在大力刺激路易斯安那经济的计划，就是引入博彩业。可是州议会对此不以为然，驳回了这项提案。

1987年，爱德华兹开始竞选他的第4个任期，他发现自己身上曾有过的光环已不再耀眼了。约翰·麦金尼斯写道：“过去捐给爱德华兹10万美元，人们会把它看做一种投资，可现在这么做，只会让你惹上官司。”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爱德华兹引入的开放式初选规则让他尝到了失败的滋味。他败给了一个年轻的民主党挑战者，这位年轻人恰好是替他坐牢的查尔斯·鲁默的儿子，查尔斯·巴迪（Buddy，有“小孩子”之意）·鲁默三世。鲁默三世得到了33%的选票，而爱德华兹得到的选票只是28%。大街的墙上写满了反对爱德华兹的标语，他黯然退出了竞选。大部分人认为他的政治生涯就此结束了。《什里夫波特日报》（Shreveport Journal）的专栏作家兰尼·凯勒（Lanny Keller）写道：“除非他的对手是阿道夫·希特勒，爱德华兹才有可能再次当选。”

凯勒此时还不知道，他的话将会怎样得到应验。

巴迪·鲁默比爱德华兹小16岁，是哈佛大学的高材生，生就一张漂亮的脸孔，尽管年轻，对于政治他知道的并不比别人少。他甚至在爱德华兹第一次州长竞选的团队中工作过。上世纪70年代中期，鲁默是路易斯安那州最成功的政治顾问之一。他还连任过四届国会议员。1987年，鲁默开始竞选州长，他将美国最好的政治谋士之一、雷蒙德·斯特罗瑟（Raymond Strother）招入麾下，把整个选战的运作都交给斯特罗瑟打理。斯特罗瑟老练地让巴迪·鲁默与爱德华兹和他父亲的不良记录保持距离。1987年，鲁默的团队推出这样一则电视广告：“埃德温·爱德华兹还是巴迪·鲁默，贪污腐化还是改革拓新，选民们，你们自己决定吧。”

鲁默说他将彻底改变爱德华兹治下让人诟病的道德状况，这一主张让他赢得了选民的支持。鲁默兑现了他大部分的承诺。他对政府进行了全面整顿，力度之大，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他适度地削减了政府开支，在那个不景气的年代，这无疑是恰

当的做法。斯特罗瑟说过，在他协助过的所有候选人中，唯一可与鲁默相比的只有一个人——阿肯色州州长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他回忆道：“我曾同时替他们两人打理事务，在巴吞鲁日与小石城之间来回奔走。鲁默身上几乎集中了一个政治人物所需要的所有优点，甚至比克林顿还要全面。与克林顿一样，他也十分精明，或许还更胜一筹……在政治手腕、智慧和远见上，鲁默甚至强于克林顿。克林顿欠缺的不是聪明才智，不是强闻博记，而是创造性。克林顿是个循规蹈矩的人，而鲁默则喜欢革新。”

1989年10月，鲁默和妻子帕蒂（Patti）离婚，妻子带走了9岁的儿子达科塔（Dakota）。鲁默遭遇了媒体所说的中年危机。州长大楼仿佛一下子变空了。鲁默的手腕上套着一个橡皮圈，每当他感到紧张或烦躁时，他会一面配合自己的脉搏有规律地弹击手上的皮圈，一面自言自语：“镇静，镇静。”这种在灵魂深处进行探索的办法似乎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也引起了共鸣。1991年3月11日，鲁默有了一个“创造性”的想法。他宣布要以共和党人的身份参选。

南方曾经是民主党稳定的票仓，不过现在很多选民的政治立场正在逐渐右转。鲁默意识到，爱德华兹的开放式初选实际上挤压了中间候选人的选票。他说：“我几乎能肯定共和党人会指定一名党内候选人，如此一来，他就能多拿15%的选票，而这部分选票原本是我的份额。”基于这种考虑，他认为以共和党人的身份参选会更加有利，能在维持中间派票源的基础上吸引更多保守派的选民。

鲁默改换门庭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他竞选总统的野心。

他曾向朋友透露过自己的这个想法。鲁默认为，乔治·H. W. 布什会在1992年再次当选。因此对于一名共和党参选者，1996年才是真正的时机。现在党内还找不出合适的人选接替布什，鲁默对副总统丹·奎尔（Dan Quayle）不屑一顾，他认为奎尔远不够聪明，不足以担当领袖的责任。鲁默的想法是，他会成为一匹黑马，在预选中赢下许多漂亮的战役，并由此获得1996年共和党党内的提名。入主白宫的美好前景似乎正在向鲁默招手，然而他犯了一个严重的战术错误：他得罪了比利·南杰塞尔（Billy Nungesser）。

南杰塞尔是个怪人，他留着一头油亮的向后梳的红发，总穿着一件与头发颜色相衬的红色外套。他在新奥尔良有自己的餐饮业生意。他还是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的主席。

鲁默的错误在于，他无视了南杰塞尔的漂亮的背头，直接与白宫办公室主任约翰·苏努努（John Sununu）商讨共和党的权力交接问题。南杰塞尔认为鲁默这么做实属对他个人权威的蔑视。他决心让鲁默知道自己的厉害。南杰塞尔控制的共和党的州党团宣称，并不因为鲁默是州长，他就一定是共和党提名的州长候选人。南杰塞尔还规定，所有的共和党候选人，包括鲁默在内，都要签署一份保证书，承诺一旦没有获得党内提名，就会退出竞选。

鲁默拒绝签署这样的保证书。尽管如此，州里的党团大佬们还是举行了一次会议，来确定最终的党内提名。或许是出于报复，他们提名国会议员克莱德·霍洛威（Clyde Holloway）为共和党的州长候选人。霍洛威是一名顽固的保守主义者，他的支持者只限于一小部分正统派人士。几乎没人认为他能赢得

选举。

埃德温·爱德华兹是少数公开谈论霍洛威当选机会的人之一，他预测说：“如果克莱德参选，鲁默没机会进入最终的决选”，“克莱德才是真正的共和党人”。不过，爱德华兹很难说得上是一名公正的评论者。他打算再次参选，第四次竞逐鲁默从他手里抢走的州长宝座。

与鲁默相比，霍洛威显然是个更容易对付的对手。爱德华兹的“专门对策”小组挖出了一条不利于鲁默的陈年消息，并把它透露给霍洛威。三年前，鲁默告诉《巴吞鲁日建言报》（*Baton Rouge Advocate*），他投票给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迈克尔·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报纸引用了鲁默的原话：“帮我做出这个决定是丹·奎尔。”^①

鲁默所属的共和党并不愿重提丹·奎尔不光彩的旧事。作为一名民主党人，爱德华兹无法直接利用这种事，但霍洛威可以。任何可以帮助霍洛威从鲁默那里夺走选票的事，都会增加爱德华兹获胜的机会。

尽管有爱德华兹的暗中相助，以及比利·南杰塞尔的并非那么坚定的支持，克莱德·霍洛威的竞选之路仍走得十分艰难。在各次初选中，他的得票率从未达到过两位数。表现引人注目的另一个共和党候选人是戴维·杜克。

杜克此时已改换门庭，以一个共和党人的身份参加选举。和鲁默一样，他也是单打独斗，没有得到党内的支持。杜克的

① 老布什任总统期间，丹·奎尔担任副总统。此处暗指丹·奎尔与时任总统的老布什之间存在矛盾。——译者注

最大挑战来自于他称之为自己“过去”的东西。他曾制造过最轰动的新闻事件，和其它竞选者相比，他永远都是个话题人物。不过他宣称自己现在已经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了。

杜克的政治基础主要是那些对现状不满、低收入的白人。这个人群中的许多人——即使不是绝大部分——都在一定程度上认同杜克的坏小子形象。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不太习惯一名曾信奉过纳粹主义的前三 K 党员当州长的人们，杜克也有自己的说辞。他希望人们能表现出宽容，卐字符（纳粹的标志）和燃烧的十字架（三 K 党的标志）都是他成为基督教徒之前的事，不过是大多数人都经历过的年少轻狂。如果说人们对此还有疑虑，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上帝的感召力有多么强大。

事实上，杜克很早就开始为选举做准备了。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前，他还会当着记者的面大谈自己偏激的观点，诸如犹太人遭受屠杀不过是个骗局，有色人种之所以劣等是由遗传决定的，他最愿意与之共进晚餐的历史人物是阿道夫·希特勒……不过类似的话他再也不说了，现在他的新形象是一个大声疾呼取消多余的福利支出和积极行动的民权斗士。

“我这个人的是非感太强了”，杜克曾有一次在拉里·金（Larry King）的电视访谈节目上说，“不应该责怪我们的福利系统，问题出在那些黑人身上”。不过杜克知道怎样根据形势的需要适时地做出改变。在基瓦尼斯（Kiwanis）俱乐部^①的一次论坛上，有过这样一段问答：

^① 基瓦尼斯俱乐部是美国工商人士为促进社区服务于 1915 年创办的一个组织。——译者注